



## 青核

□庆小霞

朋友都知道我的网名叫清荷,却不知道这个名字还包含着我对钟情的坚果的名字——青核:青皮核桃。

我小时候,农村的伯父家有一棵核桃树。长长的胡同深处就是伯父的家,走进院落,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棵核桃树,那高大的树干上郁郁葱葱的叶子给我们带来了一季清凉。

每到核桃成熟的季节,无论我在哪儿,都要赶回老家,爬到树上用长竹竿敲核桃。地上早有等候着的堂弟堂妹迫不及待地捡起核桃放进小筐里。我偶尔失手,核桃落在某个人头上,哎哟一声,我们便树上树下前仰后合地笑,银铃般的笑声穿过农家小院,飘荡在故乡的上空。

打下的青皮核桃静静地躺在那里,我们急切地将其套上塑料袋,用砖头敲开绿皮,露出褐色的外壳。砸开核桃壳,里面还有一层褐色的皮。这层薄皮一定要揭掉,否则吃起来十分苦涩。无论那层皮多么难揭,我总能准确无误地把它揭掉,一个完整的核桃仁宛若一个饱满的人参宝宝,泛着白色的光泽,吃起来有说不出的清脆香甜弥漫在心间。

每年8月,我们便享受着大自然奉献的美味。伯父坐在核桃树下,慈眉善目地笑着,让我们享用核桃。风影轻动,核香怡人,在故园的微风里,飘过的是我们童年的欢声笑语。几天下来,满手洗不掉的黑黄色,使我们在见人时总是悄悄把手藏在背后,生怕别人惊诧:这么大的丫头怎么有烟熏过的手指?

等青皮核桃变成黄核桃,里面清脆香甜的白仁儿早变成了干硬的黄仁儿。我迷恋青皮核桃的新鲜脆嫩,不爱吃老核桃,只等来年与青皮核桃相约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到城里上学。再后来,伯父病了。那年夏天我回去,还是那个小院,伯父依然坐在院子里,但已经不会说话了。可是看到我时,他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,挥舞着手臂,让我上树摘核桃。

第二年,伯父悄然离世,伯母捎信让我回去。回到那熟悉的小院,我仿佛看到伯父坐在树下,慈爱的微笑宛若当年。微风飘过,树影婆娑,我突然发现我想念的核桃树如此静默,充满淡淡的忧伤——是伯父长逝的忧伤,我也突然体会到原来长大的味道是忧伤的味道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那棵核桃树时,伯母家已盖了新居搬离了小院,院子破败不堪,长满了野草。那棵核桃树被杂草包围了,孤立在一空空的院落里,显得十分苍凉。

后来我再没见过那棵核桃树,但我对青皮核桃的痴迷却保留至今。每年8月,一看到卖核桃的商贩,我总忍不住驻足,买一些心爱的青皮核桃,回家夹开核桃揭掉皮,津津有味地享用。

先生是江南人,没有见过青皮核桃,看我吃青皮核桃娴熟的样子常常感叹:“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核桃,你居然能把它吃得风生水起!”

我与青皮核桃一见倾心,再见倾城。

就像我痴迷文字一样,一朝相遇,永远珍惜。我说:“我貌不倾城,若何?”儿子说:“倾我。”哦,难以忘怀的青核。

## 童话之家

□李曲直

随着城中村改造,兴隆寨一排排熟悉的房屋在机械的轰鸣声中成了废墟。夕阳映照着洛河,我站在自家的阳台上不愿离去。我知道,当我再次回来的时候,这座房屋将成为历史。未来之居会是什么样子呢?思绪沿着理想之路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家。

父母向往高层住宅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,在恍若仙境的安乐窝内含饴弄孙,颐养天年。凭窗俯视脚下的白云,母亲惊奇道:“咱们是不是住在人间天堂?”父亲自豪地应答:“当然,我们已成活神仙,古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也没咱家这么高啊!”母亲自言自语:“这辈子真没有白活!”

妻子像个天使,每天哼着轻快的曲子,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。闲下来的温馨时光,我们相拥面对碧波荡漾的洛河,她柔柔地说:“这多像香港的维多利亚港呀!我们在洛阳就过上了香港大亨的豪华生活,真像做梦一样!”

儿子破天荒地夸我:“老爸就是有眼光!这家绝对像章子怡的美国豪宅,碧水蓝天惠风沙滩一样都不少。就连我的儿子也就是你的孙子将来上学也省事多了,社区小学、双语幼儿园离家多近,你和我妈免了远途接送孙子之苦。最让我中意的是大学毕业后也可在此发展,在超5A甲级写字楼内,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,PK各路精英!”

有朋自远方来,也盛赞我的雅居,让我颇为得意。

生活的理想变成了理想的生活,春天,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的诗意扑面而来;秋天,洛浦秋风、层林尽染的锦绣醉人心扉。

每天下班后,看白云缭绕、柳浪翻滚,听洛水吟诗、涧河浅唱,工作的压力顿时缓解,身心的疲惫一扫而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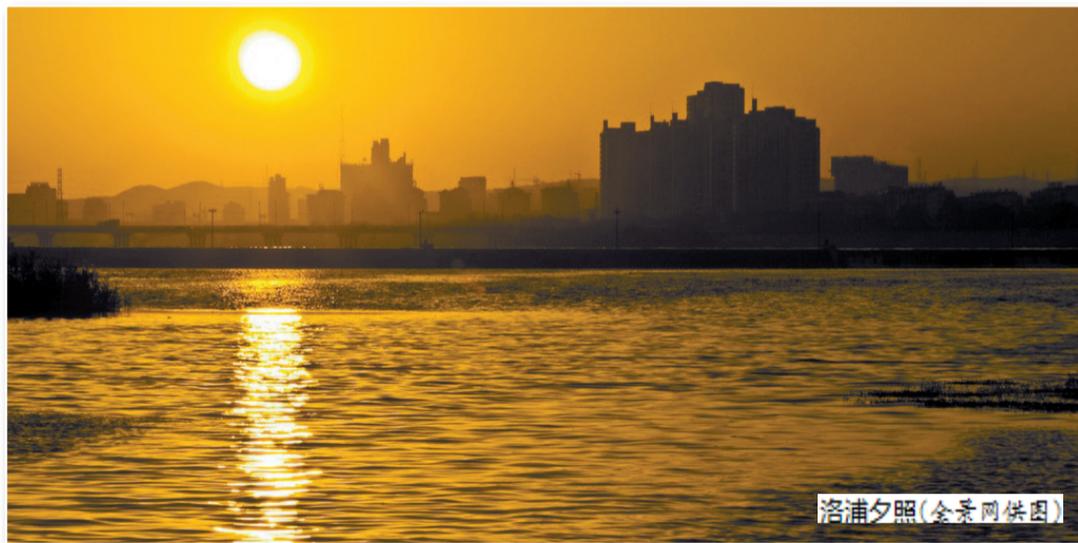
月明星稀之夜,“你站在桥上看风景,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,你装饰了别人的梦”。自己成了诗行中的风景,风景中的诗行。

独处之时,静观洛浦,闲情钻进时光隧道,览洛书,邀洛神,感叹着舟楫如织的大运河曾经承载的民生忧乐,感伤着“过尽千帆皆不是,斜晖脉脉水悠悠”的相思之苦……

兴隆寨新家的窗口,让历史的烟云尽收眼底,使未来的幸福境界全新。

在繁华之中,离宁静不远。身居闹市,心可超脱;上则凌云,下则踏绿。每天都如活在画中,行在诗里。

残阳无奈地落入地平线,机械的轰鸣声消失在朦胧的夜色中,一股凉爽的顺河风送回了我的思绪。当我离开窗台、离开这座房屋之时,我在心中祈祷:愿天下苍生都居童话之家,我家如是,我愿足矣!



洛浦夕照(全景网供图)

## 夏日花语

□李斐斐

激情四射的夏风,为万物吹响了奋力生长的号角,夏日的花便在它的鼓动下,骤然微笑起来。

在晨曦中,牵牛花悄悄开满篱笆;在清风里,乳黄色的槐花,飘落细香满地;在夕阳下,紫茉莉静静送出芳香。荷花美得脱俗,榴花开得妖娆。

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。”五月的榴花是夏日的美娘。几场清凉的雨洒脱地奔向大地后,榴花便身披霞衣,头插红玉,环佩叮当地走来。一夜之间,那浓密饱满的绿叶间,冒出挤挤挨挨的、几欲吹响的小喇叭,这小喇叭铆足了劲儿,在夏日的骄阳下,奔放地生长着。

几天后,一树树的美娇娘便轻启朱唇,曼舞霞衣,万分欢欣地吹开一个个小喇叭。细风拂过树梢,碧叶携着点点火红沙沙作响。恋慕这满树的火红,炽烈的生命激情充盈我的心房:抓住流沙一样的光阴,追着心中的骄阳,让生命冲破阴霾,如

火般尽情燃烧吧!

火样的红色在我心底荡漾,刹那间,我便思绪澎湃,热泪盈眶……

榴花红颜落,婷婷荷花开。每年六月,圆圆的荷叶一股脑儿地铺满整池碧水,荡开满湖翠色。绿伞田田,托起出尘的花,白的高洁,粉的清丽,清香四溢,沁人心脾。最妙的是雨中赏荷。细雨斜飞,风戏碧荷,赏花、嗅香、品荷韵,恍惚间只觉得自己也成了满湖玉荷中的一朵,亭亭玉立,通体清雅。

出水荷花见佛光,淡笑人间悲苦事。荷曰: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。于清风明月间,于淤泥中,坚守自己美丽的灵魂,淡然地把悲苦化为成长的养料,便可度一切苦厄。

若生活的境地真如腐烂的淤泥,何不以荷为榜样活出自己生命的芬芳?顿时,我悟了。

倘若生命如夏花般绚烂多姿,那么,我们怎能没有静美的人生?